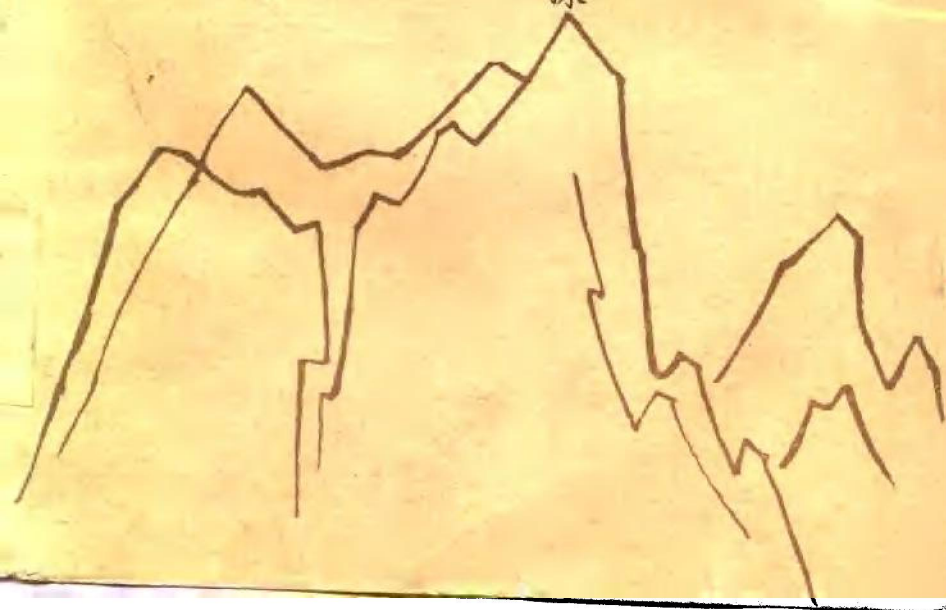


秦川儿女

刘波泳



I247.5

346

351

BK31/16

秦川儿女

(一)

刘波泳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A643665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清朝末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关中农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小说围绕着秦柏生一家的悲惨遭遇，着重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前后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变化，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广大民众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

作品语言简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秦 川 儿 女(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317,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5\frac{1}{2}$

197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01—100,000

书 号 10019·2816

定 价 0.94 元

目 录

第一章	血泪恨	1
第二章	抵债	48
第三章	喜烛泪	78
第四章	仇恨	101
第五章	雪里炭	131
第六章	热炕头	147
第七章	天池镇	163
第八章	“善后”	191
第九章	愁云	232
第十章	被捕	263
第十一章	解救	286
第十二章	火光	333
第十三章	白骨	368
第十四章	夜归	387
第十五章	重逢	408
第十六章	意外	439
第十七章	福星	462
第十八章	短兵相接	489
第十九章	风波	529
第二十章	灯节	560

第二十一章	黔驴技	601
第二十二章	审讯	632
第二十三章	长夜漫漫	665
第二十四章	狂飚	692
第二十五章	黑云翻滚	719
第二十六章	风流人物	763
第二十七章	月儿弯弯	795
第二十八章	一撮麦秆	831
第二十九章	脚印	862
第三十章	午夜枪声	898
第三十一章	突袭	931
第三十二章	探索	959
第三十三章	樱桃沟	989
第三十四章	电闪雷鸣	1021
第三十五章	瓮里缘	1060
第三十六章	骏马飞腾	1093
第三十七章	只欠东风	1128
第三十八章	劫庙	1163
第三十九章	长眠	1190
第四十章	黑谷峪	1215
第四十一章	野山猫	1224
第四十二章	省委委员	1235
第四十三章	蜡梅	1281
第四十四章	惊雷	1312
第四十五章	通牒	1326

第四十六章	山雨欲来	1349
第四十七章	十万火急	1378
第四十八章	龙腾虎跃	1411
第四十九章	困兽犹斗	1439
第五十章	新生	1456

第一章 血 泪 恨

天南海北哟走了一个遍，
不胜咱的福寿塬。

一寸寸土地哟一碗碗面，
穷苦人的光景哟赛黄连。

清朝末年，有个穷苦的庄稼汉，名叫秦牛娃，是陕西省关中地区福寿塬南川里的人。他三岁上死了爹，白天跟着他妈去要饭，晚夕跟他妈蜷曲在烂庙庙里。在他八岁那年的三九天，他妈又连病带饿，冻死了。他接过妈留给他的全部家当——一根枣木棍棍，一个狗牙碗，挟在胳膊窝里，披着烂口袋片片，双手抱在胸前，从东村赶到西村，由南庄跑到北庄，“爷爷”“奶奶”喊了千声万句，也许才能要到一口半嘴的冷粥剩饭。一年到头，他那裸露着的腿脚上，老是叫狗咬得血淋淋的。这年夏天，秦牛娃已经十七岁了，长得倒也壮实，晒得又黑又红，看上去浑身都是力气。他从头到脚，只穿着一条缕缕絮絮的半截裤子，打青云山下的老家，流落到福寿塬上梓义镇谋生。这梓义镇由好几个庄子组成，户籍盈千，人口近万，光是集中在正街的买卖铺子和作坊，就有二三百家。

一天后晌，美美地下了一阵白雨^①，雨过天晴，到处流着黄汤，泥泞不堪，人们有事出门，都得穿着木屐。秦牛娃在大路边边上拔了一捆子青草，扛在肩上，到梓义镇柴炭草市上去卖。他刚刚走到正街北巷子口口外头的斜坡坡下边，只听叭的一声鞭子响，抬头一看，一挂枣红色的轿车，正在那好几丈高的斜坡坡下往上爬。

这挂轿车可是不寻常，它漆得锃明瓦亮，左右两边和后边，都有玻璃小窗，四个角角垂着用彩色丝线精工编成的带带和穗穗，带带上还绾着玉石、玛瑙雕刻成的云子、元宝、大钱等饰物，车子一动，就发出清脆悦耳的铮铮响声。车轱辘也大得出奇，几乎比吆车的把式还要高，瓦钉全是黄铜的，一个挨着一个，辐条上更是雕龙画凤。再看那曳车的枣红马，刨去四条腿，全身都是花红彩绿的绒线球球，大小不一。在一些显耀之处，如额中、颈下、臀上，那绒线球球争不多有碗那么大。马脖子里挂着铃圈圈，每边六个鸭鸭葫芦形的小铜铃，下边一个大铜铃，只要马一动，那大小铜铃之声，能传出二三里路去，呛呛唧唧怪好听。吆车的把式一身小打扮，干净利落，乍一看，颇象戏台上的马童，正站在一边摇晃长鞭杆。秦牛娃站在坡坡下面看得出神，心里说：“噫，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般阔气的轿车哩！这里头也不知道坐的是哪个官老爷，大财东？”

许是坡陡路滑吧，只见那轿车爬到半坡坡的时候，就进一尺，退五寸，爬上去，溜下来，十分有趣。秦牛娃歪着头，仰起脸，傻笑着看不够。正看着，又是叭的一声鞭子响，那轿车忽

① 白雨——关中方言，即特大暴雨。

的一下，上去了好几尺，车轱辘上的稀泥烂浆，扬了秦牛娃一脸，也扬了秦牛娃一嘴，他呸了一口，吐出泥浆，用手擦擦，低声骂了句“日你妈的！”就往旁边跨跨，准备绕过轿车，上去赶路。

正在这时候，那吆车的又抽了一鞭子，鞭子梢不偏不斜地正好打着马的耳朵尖。但那浑身闪闪发光的枣红马，却鼓着眼珠子，拼命摇脑袋，前腿跪了下去。吆车的急了，往左跨了两步，把长长的鞭杆在半空里舞了个大圈圈，又是叭的一声，狠狠打在马的屁股上。那马受此一惊，突然抬起蹶子来，后蹄刚落地，就坐了个屁股墩，拼命往起爬，却又爬不起，那轿车拖着失去自制力的马，往后倒滑下来。与此同时，从华丽的轿车围子里飞出一个男人的惊叫声：

“啊呀我的妈呀，你要找死了！赶紧，赶紧把车刹住呀——”

秦牛娃一见这情势，把肩上的草捆子一撂，一个箭步蹿上去，一切不顾地用肩膀顶住了后车辕。车子推着他往后滑，他赶紧用双手紧紧抓住了辐条，狠命往上扳。这时候，那马腾的一下跳了起来。于是，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吆车的也迅捷地扳住车闸，车子便纹丝不动了。方才在车里大呼小叫的男人，趁此机会，猫着腰象筛糠似地从里面爬出来，手扶着车把式的肩膀，一脚踩着车把式弓起的大腿，匆匆地溜了下来，提着长衫两边的开衩，摇摇晃晃立到路边边上，用纤细的手指头抹弹着额头上、鼻尖上吓出来的冷汗珠子，面色象一张白纸，浑身抖个不住。

车把式松了一口气。他擦擦汗，把车闸缓缓松开，摇了摇

鞭杆，那马因获得了喘息之机，情绪也安静了一点点，车上又少了百十多斤，后边还有秦牛娃拼出全力推着，因而，车马便稳稳当当地上了斜坡坡，到了平坦的巷子口口，停了下来。

秦牛娃见轿车已度过险关，这才松开手，直起腰来，用胳膊蹭了一下脸。他正准备下坡扛他的草捆，刚走了两步，就听见还在半坡路边边上哆嗦的坐车人，声音瘖哑地叫吆车人把他接上去。秦牛娃抬眼看去，只见那人顶多不过三十来岁，头上戴着孝圈，长长的脸，很白，白得象一张烧纸，左边腮帮子上有一撮撮硬毛，很黑，黑得象是猪鬃，脑袋顶上的前半部，剃得发青，刮得很亮，在夕阳照耀下，就象半个细瓷碗扣在那里；后半部留着头发，梳得很光，光得象是抹了四两油，由此顺着看下去，就看到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从后脑瓢顺着脊背沟吊下去，一直吊到他的沟蛋子中间那里。看到这根辫子，秦牛娃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辫子，觉得跟人家的辫子比起来，是十二分的不相称，赶紧半低了头。那人穿一件天蓝色的长衫子，外面罩着深蓝提花缎面坎肩，花纹是圆形的“卐”字，闪闪烁烁，分外刺眼。脚上穿着白鞋。秦牛娃见此人这样一身打扮，坐的又是那么阔气的轿车，心里觉得不自在，就急忙忙走下坡坡去。那人趁这工夫，习惯性地睁着左眼，微微闭上右眼，半侧着头，把从他眼前跑下去的秦牛娃看了两眼，闪过一个念头：“这个穷鬼娃娃，倒有一身蛮力气哩，咋的就没人雇他？今儿还多亏了他，也算我洪福旺，气数盛。要不遇上他，车子翻下坡坡去，说不定得一满毬失^①了。即便毬失不了，也得跌

① 毬失——关中方言，意思是完结，完蛋，吹台。

跌撞撞，弄个头破血流。他的这身蛮力气，不能不用，得想法把他带回去，留在伙计房里，使！”

秦牛娃跑到坡下，一看自己的草捆子上滚满了泥。他把泥厚的地方撕巴撕巴，重新扛起来。当他走到坡上头的时候，那人早已被吆车的搀扶上来，吆车的也已把腿弓起，准备扶主人上车。秦牛娃也斜了那棺材瓢子一眼，就从车子的一边绕过去。不料，那人却向秦牛娃轻轻招招手，略露喜容地叫道：

“喂，要饭的，你先慢走。过来过来，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

“问啥？”秦牛娃站住了，扭过头来，疑惑地问道。

“你先过来么，别怕，我吃不了你。”那人又是睁着左眼，半闭着右眼，偏着头，看着秦牛娃，脸上露出一丝阴笑。

秦牛娃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有点畏缩地说道：

“有啥话你就说吧，我听着哩。”

那人还是那种神态，用两根指头捻着腮帮子上那撮黑毛，显出一副和善的样子。他问秦牛娃叫什么名字，哪个村里人，多大了，家里还有些啥人，背着一捆草去打算务啥，等等。秦牛娃是个又憨又直的受苦娃，从来不会说半句假话。他见这人还怪和气，就照着人家问的，老老实实把自己的身世对人家说了。那人越听越喜，还不时地点点头，表示出十分怜悯的样子。等问答完了，那人就慢条斯理地说道：

“噢，我知道了。你原来是个年轻的光棍苦娃，无依无靠，凄惶的太哩。我家祖祖辈辈都行善，你也许还不知道吧？你今儿遇上我，算是交了福咧。我看这样吧，你跟我走，到我伙

计房里去吃碗饱饭吧。我不光管你吃，还管你穿，夏里有单的，冬里有棉的，不光睡热炕，还给你被子盖。只要你好好做活，我就把你当自己家里人看，过上些年，再给你娶个媳妇，给你成家立业。你看美不美！”

秦牛娃听了这一番话，心里有些嘀咕：“这人说的倒怪美哩，可不知道是真是假？要真是那样，咻^①就一满美的太哩么！我到哪搭寻这个美事去？兴许天下真的有善人？”

那人见秦牛娃不言传，只是怔怔地看着他，眼神里露出不相信他的样子，他就又笑笑说：

“咋，你不凭信我是不是？我说的一满是真话。你思量思量，情愿，就走，不情愿，就算毬了，我也不勉强你，只是为你想，凄惶你。”说着，就把长衫角角一提，抬起一只脚，放在吆车人的大腿上，准备上车。

“你说的这些，一满都是真的？一点假的也没？”秦牛娃钉问了一句。

“咋不真？我打生下地来，还没哄过人哩，今儿我哄你一个要饭娃，我吃了没盐的饭咧是咋的？”那人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秦牛娃这才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地说：

“行，行，一满能行。我跟你去，只要你在冬里不撵我去歇庙，叫我吃饱穿暖，叫我务啥都行。”

“这不就对了。跟在车后边走吧。”那人微微一笑，就上了车，钻进轿围子里去。

① 咻——关中方言，音喂，上声，意即“那”。有时也有“这”的意思，随语气而定。

车把式看了秦牛娃一眼，眼皮一耷拉，纵身跳上车辕，鞭杆一摇，车子就叮叮咣咣地进了北巷子。秦牛娃依旧扛着他那捆青草，紧紧跟着轿车，一步也不落下。他心里高兴，脸上也浮出了快活的笑容。

轿车驶过北巷子，拐进正街。今儿是小集，又刚下过白雨，上集的跟卖东西的都很少，轿车走在街里，如同走在旷野一般，一点也不会受到阻碍。但那清脆响亮的铜铃声，还是惊动了街道两厢的一些人，他们目迎这挂在福寿塬上独一无二的轿车过来，然后又目送它过去。随后，秦牛娃便隐隐约约地听见人们在窃窃私语，小声议论。有的说李举人长，有的说李善人短，还有一个半吊子青年竟然把嘴一撇，高声说道：

“刺梅骨突蔓^①，结不下羊奶头头蛋^②。哼！呸！”

另一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人说：

“跟他老子一个样样，中个举，没过上三天两后晌，臭架子就他妈的摆到天上去咧！外表上，也是个人模狗样的，可他妈的肚子里，装的一满是祸水。”

听了这些闲言碎语，秦牛娃心里说：“我说这人咋的这么阔气，他就是咧有名的李善人家里的么。他家名声是不美，我还去不去哩？”他犹豫了一下，把步子放慢，但转眼又一想：“咳，去就去吧，他家名声不美，关我屁事，我到哪搭都是做活吃饭，到他家也一样样。他不美，我美，各务各的事，各走各的路，有啥要紧？”这样想过之后，又去撵轿车。

① 刺梅骨突——蒺藜。

② 羊奶头头蛋——一年生野生草本植物，高尺许，种子为蒴果，大如拇指，嫩时种皮饱含白色汁液，如羊奶，可食，甚甜，故名。

然而，那半吊子说，这李举人中举没过三天两后晌，可不对。他已中举两年多了。他的名字本来叫李德敬，中举以后，不知是为的感谢皇恩，还是因了别的什么缘故，却把名字改成了李敬恩。在他中举以后没多久，他的老子就在北京病死了。他跟随灵柩回了乡，办完了丧事，但三年丁忧，尚未期满。至于期满之后，他是上京候选补缺，还是在家料理家政，直到眼时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据他推测，实缺是很难补到的，因为官职就那么有数的一些，而空闲待补者却多如牛毛，哪里就轮到他李敬恩了？捐官，他又舍不得花那上千两银子，何况，即使花了钱，捐了官，也同样得不到实缺。退一万步说，即便侥幸能弄到个实缺，弄到一个知县的位置，派到一个穷山沟小县里去，也捞不到多少油水，还得受约束。与其那样，就不如把祖宗给他遗留下来的这份家业好好整顿一番，予以发扬光大，更为实惠些。因此，他现在的主要想法是，还是家里好。

这李家是福寿塬上首屈一指的大财东，又是数辈标榜的“善人家”。不管别人背后怎么看，怎么说，他们家可总是以“善人”自居。虽然不曾挂出过“千顷牌”，可是如果兴挂“百顷牌”的话，也能挂出几个来。这些土地，他家自雇伙计种着几十顷，其余全都出租着。这李善人家就住在梓义镇的南庄子。

说起南庄子，可是非同小可。它虽是梓义镇的一个部分，就如同中堡子、东堡子是梓义镇的一个部分一样，但从来没人敢把南庄子同各堡子相提并论过。就是在官家的什么文告里头，若要提到梓义镇南庄子，都得在前面冠上一个字体很大的“李”字，就成了“李梓义镇南庄子”，以别于梓义镇以外的什么

张庄子、王庄子。而其实呢，在全福寿塬来说，也没有第二个南庄子。所以人们说，把一个姓放在一个镇子的头上，是为的说明这个姓是全梓义镇甚至全福寿塬的太上皇。这个说法虽未见明文规定，连县志上也不曾记载过，但说的倒也八分对。因为住在南庄子的十余家大户，都是从李氏家谱中那条主根上派生出来的。他们不仅左右着全梓义镇的命运，也还左右着全福寿塬的命运。

李敬恩家的深宅大院，是在南庄子的尽东头，自成一统，刨去如同宫殿似的正宅正院，还有东跨院、西跨院。在西跨院之外还有偏院，按其距离正院的近远，又分西一偏院，西二偏院，西三偏院。正门前有一座高大的照壁，据说是李敬恩的爷爷当年在京为官时，叫画匠画了北海九龙壁的图样，照着那个图样精工修建的，只是在尺寸上缩小了五分之一。琉璃砖瓦因为不许民间使用，只好改成了磨砖对缝的青砖青瓦。九条龙也改成了一般图案浮雕。照壁墙的正面和背面，正中间分别雕着一个行书大字，一边是“福”，一边是“寿”，每个字都有五尺见方那么大。照壁两旁，矗立着两根黑漆漆的高大旗杆，旗杆的上中下还有三个大小不同的铁斗，铁斗的四个角角上都悬垂着小铁钟，风一吹，那二十四个小铁钟便丁丁当当作响，听来既清脆悦耳，又阴森可怖。旗杆向外，每边还雁翅儿排列着十个汉白玉拴马桩，时常拴着一二十匹滚瓜溜圆的大骡子大马。照壁后面，就是向南开着的正宅正门，五间门房兀立在石条砌成的高高基座上。对开的黑漆大门扇上，共有八个红漆大字：“忠孝治国，诗书传家”。将来，李敬恩的儿子们的官名，就打算照着这八个字的顺序排列下去，名字的末一个

字一律用“纯”。比如，大儿子叫李忠纯，二儿子叫李孝纯，以此类推，到了第八个儿子，当然就应该是李家纯了。喜好追根究底的人曾经问过：那要有了第九个儿子，该叫什么纯？关于这一点，李家人却一直未曾解答过。大门上的油漆虽然有些轻微蚀落，但那威严气氛并不因此而稍逊，因为站在七级青石台阶下面抬头仰视，那房檐下还有不少金字匾额赫赫显威哩。匾额的正文均有考究。如“德高望重”，如“大德上贤”，如“乐善好施”，诸如此类，尽管都属马屁俗套，但至少在名义上是适合李家身分的。至于落款，无非是知县、进士、举人、缙绅者流。台阶两边，有四座青石浮雕上马石，位置都摆得甚为匀称。照壁前面，是占地八亩的麦场，场边的麦秸垛，象小山头一样，一个紧挨一个。场南头有四座廩^①，里面一满盛着铡好的细草。场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一座颇大的院落。西边那一座，是车房和存放农具的仓房；东边的一座，有四十来间普通瓦房，盖成凹字形，其中有一排是伙计房，秦牛娃到了李敬恩家，就住在这里。其余的都是牲口圈和草料间。院子中央，有一口二十多丈深的井，是专门用来饮牲口的。

依照当初李敬恩单方面的口头约定，秦牛娃给李家做活，是管吃管穿，不给工钱，日后帮着秦牛娃娶妻成家。李大善人说，这是他瞅着秦牛娃凄惶，自己行善，把他收留到伙计院里来，别的先不说，至少有一碗饱饭吃，秦牛娃就应当以德报德，万万不可得陇望蜀，贪心不足。因为秦牛娃要不遇上他，说不定哪个冬里就会冻饿倒毙在烂庙庙里，让康地保派人拖到南

① 廩——一种薄壁圆形的草顶屋，形似蒙古包，但比蒙古包高大得多。

庙后头的乱葬茔里去，喂了饿狼野狗。可是眼时呢，落得衣食无愁，冬天还能睡在屋里的热炕上，这真是天渊之别啊！至于秦牛娃舍身救了李大善人一命之事，李大善人觉得那是小事一桩，所以从不提及。而秦牛娃因为憨厚老诚，为谁做过什么好事，事一过，他也就忘了，从不记在心上，当然也就不会说。那个吆车的把式呢？因为他是专吆轿车的，等于李敬恩的贴身马弁，自觉高人一等，也不跟别的伙计住在一起，连说话也不屑于跟伙计们说。所以，秦牛娃救李敬恩的那件恩德之事，也就一直无人知晓。

不过，李敬恩到底还是个智多谋广之人，在待人处事上，一向是思虑得四面光滑，八方周到的。在秦牛娃已经二十多岁，真的成为庄稼行里一把好手的时候，李举人风闻到一些议论，说是秦牛娃早就该挣身钱了，要是不在李家门下，而是给旁的财东当伙计，少说一年也挣个十两八两的银子，眼时说不定已存下一大笔钱了。李举人听了这些闲话，睁着左眼，半闭着右眼，微微歪着头，捻着腮帮子上那撮长毛，静静地思虑了一番，便起身来到伙计院，当着伙计头和众伙计的面，对秦牛娃说道：

“牛娃，我已经把你育大咧。你在我门下歇荫凉，也有七八年了，我从来也没把你当伙计看，是当成我家里人看的。咱们既然是一家子人，就不说两家子话。前几年我早就说过，等你长大成人以后，我给你娶个媳妇，给你成个家，我说话是算话的。娶媳妇么，一要财礼，二要花消。打眼时起，我在每年年底，就叫冯先生开给你一笔身钱，你把它跟逢年过节的犒劳，都存在帐上，不要乱花，过几年，就是为数不小的一笔进